

清教徒之约

《危机四伏的呼召》

6.1 失落的群体

我是在20世纪60~70年代那种讲求个人关系、注重“耶稣与我”的基要派氛围中长大的。我们教会当时充分发挥基督身体“以服侍为本”的功能，会固定安排罕有的教牧探访和周三晚上的祷告会。没有人认识我的父母——我的意思是，真正认识他们；没有人对我们家的实际状况有任何线索；没有人帮助我父亲看到，他的盲目使他过着善于欺骗和口是心非的双面人生活；没有人知道我的母亲在她有如圣经百科全书的知识之下，有多么苦恼。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在一间充满活力的教会积极投入的基督徒家庭，但我们的参与却缺乏了新约圣经主要的健康成分，也就是：一个训练有素、动员有力、功用全备的基督身体。这样的信仰生活欠缺了《以弗所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及《希伯来书》第十三章12~13节的真理实践。

在我大半的基督徒生活以及部分的侍奉里，并不知道“与神同行”是需要群体的生活，不知道新约的基督信仰自始至终摆明是关系性的，不知道试图自行过基督徒生活会有既定的危险，不知道隐而未现的罪令人盲目的势力（如上一章讨论过的），不知道自己生活在神所使用的眼目、鼓励、劝告、坚固、成长等正常媒介之外，不知道基督的身体显出那么多的消费主义行为和那么少的真实参与，不知道神话语私下的服侍对信徒健康的重要性。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现在了解自己生命中需要其他人，知道自己需要致力生活在“有意介入、以基督为中心、以恩典为动力、被恩主赎回”的群体里。我现在知道，我的责任是要找出这种群体，邀请人来干涉我的私下对话，并对我说一些我不能够或不愿意对自己说的事情。我意识到自己多么需要警告、鼓励、责备、纠正、保护、恩慈和关爱。我现在看自己与他人有关连，不是因为我作了这种选择，而是因为基督身体的头（主耶稣基督）作了智能的设计。我不能容许自己以为比祂聪明，以为自己比实际上的还强壮；我不能假定自己没有的成熟度，以为能够生活在神所设计、使人属灵成长的正常媒介之外而无所谓；我不能容许自己用侍奉的经验和成功或神学知识来界定属灵的健康程度；我不能让自己沉醉在周末讲道的服侍后，那些好心却不是真正认识我的人所给予的夸奖里。我若是在基督身体之外孤立地生活，就不能以为自己会保持健康的婚姻。

身为仍然有隐而未现的罪残存在心里的人，若说我生命里最大的危险就存在于我的心内而非心外，是很正确的吧？还有，以为自己“独善其身不会有事”的想法，是高度天真，还是傲慢呢？我并没有任何一刻忘记或贬抑内住的圣灵会在我犯错时作提醒的工作，但我断定，圣灵也会使用一些器皿来作这事，藉由祂子民的忠心带来更新人生命的话语，靠着祂永存的恩典赋予人能力。

我要很难过地说，如今所有这些过分注重个人隐私的基督教氛围仍然存在，而且很不幸的，它就在许多牧者的生命和侍奉里盘踞；这些牧者假造、或被容许假造生活在基督身体之外或之上。许多牧者都是这样，他们的属灵生活在他离开母会去到另一个城市的神学院进修时，马上就变成更私下的行为了。对许多人而言，神学院成为他们主要的属灵群体，但这个群体既不注重个人，也没有用牧养的方式来处理圣经，并和学生的生活引发关连。从这样一个待了三年或更多年的环境中毕业，既没有受到牧养，与当地教会的关系也相当肤浅，然后就被并非真正认识他们的教会请去作牧师。更夸张的事实是，他们本身不是加入教会，而是被邀请去带领教会！所以，他们的处境，不是自然期待的伙伴关系及相互服侍的关系，他们不像其他人在加入教会时一样得到正常的期待和保护。这是一种潜在的不合圣经也不健康的文化

，既没有保护牧者，也没有保守他的侍奉免于危险。

牧者，你知道自己每天都在给出个人尚未完全体验、证实的事吗？你知道自己每日所思、所望、所言、所行的事，都在指出内心残存之罪的存在吗？由于这对我们每人都是真的，所以，我们需要致力生活在神用来保护祂子民的正常媒介里，从中成圣和成长，岂不也是真的吗？